

春风文艺出版社



白小易
微型小说 1000 篇

白 小 易
微型小说 100 篇

辽新登字 3 号

白小易微型小说 100 篇

Baixiaoyi Weixing Xiaoshuo Yibaipian

白小易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213

责任编辑：王 强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李勤学 王龙章

ISBN 7-5313-0729-4/I·672

定价：5.00 元

想过也是一种经历（自序）

一位新疆的读者写信来，万里迢迢地抱怨我的名字“总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好像总也抓不牢，令人发愁”。这感觉我挺喜欢。“轻”是一种多么完美的境界。只可惜我这个人还远不如组成我名字的这三个形容词那么轻灵飘逸。我很欣赏自己的名字。当有人比较准确而且耐心地读出这三个字音时，就会有一支短暂而又不乏起伏的乐曲奏响。细心（或者根本不必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的名字和一千多年前的某位大诗人有点相似。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的杰作。十岁以前我从没研究过它。记不清哪一天，我突然对我的名字产生了某些疑问，就问妈妈（幸好当时爸爸不在场）。妈妈说爸爸认为我会成为一个诗人，并且把那位我还不认识的唐朝诗魔介绍给我。当时在妈妈面前我感到十分难为情

——我都十岁啦，却还没有变成诗人。尽管今天我三十多岁了依然不是诗人，但我的名字以及关于这个名字的那次谈话对我此生的影响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只是在我刚刚决定做一个诗人时，我发觉小说比诗更适合于我。写起小说来，又发现浅尝辄止比没完没了更合乎我的秉性。

我写微型小说不是故意的。动笔之前我大多不知道下面这个故事要写多长。但我一开始写起来就谋划如何在最少的回合里三拳两脚结果了它。我无法对一个目标表现出太长时间的倾注和兴趣。这件事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我无意做一位微型小说专家，但我可能会写出很多很多的微型小说。不管我的名字是否真地会“等同于”微型小说，我也决不想变成一种“文体”。

在这里，我不可避免得谈谈我对“微型小说”的认识。我觉得微型小说的理论悲剧就在于说来说去它的一切技法同样也可以说是短篇小说的技巧。谁能给我们看一种只能用于微型小说的技巧？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甚至连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分不清楚。我们只有一个能被大家勉强接受的准则——字数不可太长（而究竟多长居然也莫衷一是）。这种状况使“微型小说”显得更其幽默。我认为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不能仅仅是字数。要知道，短篇小说“短”的程度并没有一个极限。我认定微型小说应该是种纯粹的叙述文体。描写不仅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受到排斥的。纯叙述可以保证微型小说在有限的篇幅之内表现任何内容，驾驭所有题材。既可以讲述一个在一瞬间发生的小故事，同样也能把一个时间跨度数年、数十年以至更长的大故事讲给你听。这是由叙述

语言的张力和自由灵活的跳跃转换特点所决定的。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微型小说的制胜之道，正合于此。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划分法，似乎还难以为大家接受。于是我在选这个本子时采取了尊重现实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集子中的作品实际包含着“狭义”和“广义”的微型小说。如《浪漫》、《正常》、《客厅里的爆炸》、《轻描淡写》等几篇算是“正宗”的微型小说。至于像《飞碟》、《温情脉脉》、《不要再去海边》、《旧梦重温》、《灯烛星月》之类，则纯粹是文字比较精炼的短篇小说了。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从不称自己是专写微型小说的。（所有书刊上的此类介绍均非出自我手我口。）因为我自知我不可能办得到。我只能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微型小说这东西实在太难了。

曾经在什么场合说过“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轰轰烈烈与可歌可泣，所有的无非是些眉来眼去而已”，但读者不必担心这一百个故事会如同我的经历一样平淡无奇。我在编这本书时常常读得入迷而忘了是在看谁的书——我没太夸张——我真为这些文章真的都是我写的而兴奋不已。我认为简单的经历并不妨碍奇特的“想法”。这些故事虽然很少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但毫无疑问都打满了我的灵魂的印迹。我相信想过也是一种经历——而且是远远大于其它任何一种经历的。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正是因为“想”了才成其为“事”。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想就有不同的故事。所以想无疑就是创造。任何超越现实天马行空的想象无不是从地面起飞的。因此想就是对现实的升华。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百个小故事也都是昨天的足迹与“想痕”。（其中个别写得较早的故事，现在读起来自己也不免脸红。）今后无论如何再也描不出这般幼稚与美丽的文字了。之所以急切地出版它，也是为着留个青春的纪念，并且告慰自己再不必煞费苦心制造它们的同类——我可以“想”点儿别的什么了。

关于这些故事我另外想说的一点是，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直到现在也没有写完的长篇。在我这本书里，您会结识我的几位出场率极高的大明星——连冬、眼毛儿、方格、鳗鱼、潮虫、夏林、凌莎、俞白……他们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着。他们会越来越成熟（乃至终将一个一个地老朽）。您一定能看得出我是多么宠爱他们。

最后我要说，在这本书上，我可以说是尽了全力了——凡是能自己做的事，一律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指的当然不仅仅是一百个故事和这篇序）。而在我力所不及的方方面面，幸好又有这么多朋友和亲人热心扶助。小易深为感激。

目 录

想过也是一种经历 (自序)

浪 漫	(1)
“无动于衷”	(3)
知音遍地	(6)
正 常	(10)
意 外	(12)
悬 念	(14)
联 欢	(15)
客厅里的爆炸	(19)
幸运女神	(21)
非常时期	(24)
轨 迹	(27)
灯烛星月	(30)
痴情最是滑头	(33)
九月的不那么鲜嫩的草坪	(36)
散文夹诗	(39)

舍命陪小人·····	(43)
飞 碟·····	(48)
温情脉脉·····	(52)
旧梦重温·····	(55)
横生枝节·····	(59)
生死游戏·····	(65)
黑仙子·····	(68)
雪 巷·····	(72)
没有鲨鱼游来的海滨·····	(74)
疯 狂·····	(80)
阴差阳错·····	(84)
幸福在哪里·····	(87)
你不能说它不好使·····	(90)
独幕小戏·····	(93)
无 题·····	(97)
雨的游戏·····	(101)
滑 坡·····	(104)
骑虎记·····	(107)
良宵美景·····	(110)
怀恋马车的时代·····	(114)
捉 贼·····	(116)
雨中曲·····	(118)
小时候的故事·····	(121)
老 伴·····	(124)
诚实术·····	(126)

真假难辨·····	(128)
了不起的女人·····	(130)
“悲惨世界”·····	(133)
方 式·····	(137)
宣 泄·····	(140)
篝火野餐·····	(143)
解 脱·····	(146)
润物细无声·····	(148)
少来重温旧梦这一套·····	(151)
一段小插曲·····	(155)
爬杆游戏·····	(158)
今晚大家都很高兴·····	(162)
今晚大家都不走运·····	(167)
防鲨网事件·····	(171)
喂，跟我去喝啤酒吧·····	(175)
儿海还没醉·····	(177)
冷 面·····	(180)
河边约会·····	(184)
未离妻·····	(187)
忍无可忍·····	(191)
诗人又交了桃花运·····	(196)
轻描淡写·····	(200)
黄昏校园的痴迷·····	(203)
如果明天有舞会·····	(206)
大男孩·····	(209)

儿子也有个悬念.....	(212)
可 怜.....	(214)
被大人打败的孩子.....	(216)
神 交.....	(220)
爸爸是大高个.....	(224)
登九佛山.....	(226)
失 落.....	(227)
给妻子讲个故事.....	(230)
粉红色的早晨.....	(234)
一个严肃而又严肃的故事.....	(237)
雨城的怅惘.....	(240)
小鸟冷吗.....	(243)
嚎 叫.....	(245)
夜空的幽默.....	(248)
和 谐.....	(251)
塑料玫瑰.....	(253)
苦难的星期天.....	(255)
痕 迹.....	(258)
非法同居.....	(262)
海边故事.....	(266)
爱 梦.....	(269)
大 桥.....	(272)
最后的约会.....	(274)
小 松.....	(277)
不要再去海边.....	(280)

有关公共浴池的六个故事

• 编者按兼头题小说.....	(285)
• 难言之隐.....	(287)
• 迷雾.....	(289)
• 澡堂小悲剧.....	(291)
• 等待市长.....	(292)
• 我只好留在这儿.....	(294)
好心模特儿.....	(296)
复 原.....	(299)
千呼万唤.....	(301)
自作多情.....	(304)

浪 漫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对象。他别出心裁，给了我个电话号码，让我自己找她“联系”。我觉得这种约会方式实在荒唐，就给她挂了个电话。（我对于荒唐事有一定程度的偏爱。）

她的声音很好听，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象她的相貌也不错，尽管这不怎么保险。她说她知道我的情况，并说她马上就动身到我这儿来。她的学校离我这儿挺远，至少要倒三次车。我当然不能忍心让她受累，连忙劝她不要来，在学校等我去。她坚持说还是她来，我也说最好是我去——恰巧这时候电话断了。

再打，却打不通了。这一来我没了主意——我们的分歧还未解决，究竟是我去，还是她来？我犹豫了半天，认为第一次打交道，还是听她的为好。

结果是，我空等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了电话——

“我等了好长时间。”她说。

我解释了一番，然后请她在电话还未断之前决定今天的

见面地点。

“好像没必要了。”她说。

“为什么？”

“我们俩都有点儿太精明了。”她在电话里笑着，“要是昨天下午我和你都扑了空该多好。你说呢？”

我说我觉得那样的场面的确很感人。

她没再说什么，放下电话。

这一天我们果然都扑了空。

隔天她主动打来电话，大发了一通脾气，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一个跟她一样傻的家伙。

“无 动 于 衷”

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那个女孩儿。虽然我和她的全部交往也不过就是那么片刻工夫，而且连她的芳名也未记住。

那会儿我刚刚毕业。有一个同学（男性）约我晚间去南湖公园走走。其实我只要稍稍动点脑筋，就会识破这老兄的诡计。可惜的是，我的意识差不多还停留在学生时代。

到了公园我才发现，他带来个漂亮女孩儿。开始我还觉得挺自然，以为是他的对象。后来忽然想起他已经结婚了，而这女孩儿又绝非他的妻子。我这才明白他的用心。

他故作随便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一眼就看出她对此行的目的早已了如指掌。

不过她也的确够漂亮的。我还能说什么？

他装模作样陪我们走了一会儿，就借故溜了。

我和她顺着小径继续走。好半天我们都不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往里走。她的鞋跟一下一下点在石子路上，声音挺好听。

“我们去哪儿？”这类的蠢话毫无疑问是我说的。

“你说呢？”她把脸儿微微往我这儿一偏。似乎是为了和我那蠢话作对，她的反问让我觉得要多聪明有多聪明。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听说，你喜欢写作。”她轻声说。

“啊，写着玩。”我一听别人说我写作就有点儿难为情。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她说。

开始了，只是有点儿平庸。我想。

“可我光是会看，不会写。”

这一句倒博得了我的几分敬意。幸好她不是那种光写，什么也不看的家伙。我知道我也该说点什么。于是问：

“你喜欢谁的作品？”

“谁的？可多呢！”她像看一个外行那样瞥了我一眼，“小时候我喜欢安徒生的。后来越看越多，就分不清到底喜欢谁的了。哎，不过，最近我特别爱看琼瑶。她的书出一本我读一本。我发誓要读完她所有的小说。你也喜欢吧？看她的书感动不？”

我忽然不那么难为情了，“我读过一两本。我对她那些故事无动于衷。”

这句话一送出口，我就后悔了。我们在学校时养成了个坏习惯，常常故意念错那些容易读错的字。同学们一块儿这么闹的确挺开心。可想不到我在这儿让它滑了出来。

“你说什么？”她立刻站住，笑吟吟地瞪圆了眼睛，“刚才最后那句，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对琼瑶无动于衷。”我觉得我要是改过来可能更糟。

“无动于……”她冲我笑着。

“哀！”我郑重其事地补充了。

“你在大学念了几年？”

“四年。”

“本科。而且是中文系？”

“对了。”

她又笑了。应该承认，她笑起来实在是好看。

“哦……”她抬起头，带着一种优越感望了望星空，“谢谢你陪我这么久。我们再会吧。”

“天黑了，我送你到公园门口。”

“不必了。”她眉毛轻轻一挑，转身走了。

我知道我在她心目中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可这也没什么不好。我奇怪自己竟然一点儿不想破坏这个形象。

我到河边站了一会儿。呆得无聊了，就独自回了单身宿舍。

这一夜宿舍停电。我偏偏又失眠，在黑漆漆的房间里躺了不知有多久。事实上我老想着那女孩儿。我心里挺不好受的。